

拜访恩师王士瑛

■常加增

从教育战线退休17年了，又到教师节，禁不住想起了我的恩师——王世瑛老师。趁着身子骨还硬朗，我决定去拜访他。

王世瑛的家在沈丘县白集镇王庄寨村。一进村，我看见王老师和爱人正在修自来水管道，我喊了一声：“王老师！”他一愣，问：“你是谁啊？”我摘掉帽子，说：“常加增啊。”王老师仔细打量着：“噢，想起来了，你是加增。老成这样了！”王老师嘴唇颤抖着。几十年了，时光把我们都变成了老人。王老师拉着我的手，半天没说一句话，进屋、倒茶、递烟……

1957年秋天，我初小毕业，考入了程营高小，分到了五(2)班，王士瑛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那时，王老师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大小伙子，最擅长教语文。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诗歌《祖国，我回来了》。王老师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声音和表情，几十年来让我难以忘怀。我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语文课和他的教学方式，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王老师教作文，让我们多体验生活，这样才能写出真情实感。我听了母亲讲的我二哥饿死的事，就写了一篇作文——《是谁夺走了我二哥》。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二哥成了一个皮包骨头的活骷髅，整天

对着母亲喊‘饿’。死神拉他走的时候，他嘴里喊着‘饿’，无奈地张着嘴巴，等待着有一粒粮食拉回他的灵魂……”王老师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念哭了他自己和全班人。

王老师爱学生如自己的孩子。1957年冬天，雪下得很大，田地道路都分不清。王老师怕我们掉到井里，就和田玉瑶老师、王献祥老师一起做了好多三角小红旗，插到一个个井边，提醒我们绕道走。

俺村到学校隔着一片大洼地，全是红淤土，一遇到雨雪天，特别难走。我和楚士传同学穿着破棉鞋，露着脚趾头，走到半路，鞋底被粘掉了，只好赤脚踩着冰凉的雪水和泥走到了学校。王老师心疼极

了，就用洗脸盆打来温水帮我们洗脚。

那时生活苦，我每天早上往书包里塞两个红薯面窝窝头，上午放了学吃。王老师看见了，说：“你们干吃凉馍哪行啊？”他就把我们的馍放到锅里加热……

后来，我也从事了教育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从恩师家里出来，老师送我出门那一刻，和60年前我在程营高小门口和王老师辞别的场景一模一样。



心印

■贾运来

岁月在你的脸上留痕，
刻下了条条的年轮。
青春虽已逝去，
但要无愧我心。

心想看大海辽阔，
却偶有琐事烦心。
想欣赏风景如画，
却伴有家事缠身。

烦为何物？
给你带来多少嫉恨。
世事纷争，
引来了诸事不顺。

人生易老天难老，
人亦老时常较真。
常怀童心无邪，
常记宽厚爱心。

切换新的视野，
避开世俗凡尘。
重新审视人生，
催发枯叶逢春。

笑声能忘记年龄，
笑脸能留住温馨。
笑语能化开迷雾，
笑话能启迪后人。

开怀一笑，
可焕发童颜；
开怀一笑，
可解心结迷云；
开怀一笑，
可让身体康健；
开怀一笑，
可让你焕发青春。

保持笑脸，
会让事事顺心；
保持笑脸，
可化开多年集聚的皱纹。

老有所乐，
让笑开阔视野。
老有所为，
展现你老骥伏枥的功勋。

社会在发展，
需要你参与打拼。
科技在进步，
需要你领略万象更新。
跟上时代步伐，
留下你坚实的脚印！



六十以后



男人最大的自信就是不觉老、不服老，走起路来依旧虎虎生风，说起话来依旧声音洪亮。

一天，我在超市看到一款30年前使用过的雪花膏，买回家，抹在脸上特别的涩，但30年前抹在脸上很润很滑的呀。哦，配方没变，是人变了。30岁的脸皮是小牛皮，水嫩溢脂，抹点油，不仅滑，而且亮；60岁时，一脸褶子，再怎么擦面油也没有光滑的感觉了。

到了这个年龄，身边谈论养生、补品、偏方的人多了。我则相反，喜欢思考生活方式。朋友约请，30年前，酒桌上见；20年前，茶坊里见；近十年，家里见。倘若约我谈事，我的选择：立谈！换上运动鞋，在我家小区里边走边谈，一圈一小时，一个小时4公里以上；谈不拢，再兜一圈，出了一身汗，说了一堆话，该谈的事谈了，该办的事也办了，既怡情，又健身。

晚年，老友们能够对门而居，便是人生幸事。当然，我们首先要活到那么老，没有半途而废；其次，

老婆健在，可以服侍得干干净净；其三，最好还有一个小院。流萤扑灯的夏夜，一张小矮桌，几把小凳子，隔着桌子，喝点小酒，谈点往事。谈到无话可谈，来来来，下盘棋。晚年就是不系之舟，贵在“不羁”二字。

老年幸福四要素：“一间老屋、一点老本、一个老伴、一个老友。”退休了，人们可以更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幸福。

(据《快乐老人报》)

